

◇ 水边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坐在井边，头靠近井口，停留几秒，感觉一股凉气在蔓延。随手扔下一颗石子，沉闷的声音传上来，是“咚”的一声，还是“轰”的一声？这个象声词让我纠结了一小会儿。

单独打量任何一口井，都是一个完整的、丰满的事物。拆开来，每一个细部亦具完整之美。

蕨类植物。一般都长在井口，碧绿细长的羽状叶片，像一个手掌，根须插入两块砖头中间那一点儿缝隙。缝隙里一定还有什么东西，紧紧拽住了它。蕨类植物永远斜着身子，永远潮湿。在它周围，一些更浓更绿更细小的苔藓，成片地铺于井口，以手触之，毛茸茸的，若用力，手指上会粘上星星点点的绿。

井中常见的活物是青蛙。坐井观天嘛。哪里是坐着呢，应该是漂在水面上，或者扒住滑溜溜的石块，仰望烧饼大小的星空。那个姿势，想想也够累的，没准儿要得颈椎病。它们能看到星星吗？我们在这么广阔的空间里

那时，我工作刚满一年，可以休假5天了。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，决定去相公家搞个“菜园游”。以前每次都来去匆匆，饭来张口，这次，我这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小姑娘决定体验一下种菜。

相公家在市郊，老屋拆迁后，统一造了小区，一家一栋，算是简单的小别墅。屋子外有小园子，家家户户沿袭原来种菜的习惯，自产自给，绝对的绿色食品。

听说我要种菜，相公第一个嘲笑我，拜托我别去菜地捣蛋了。听到如此小瞧人的话，我拿眼瞪他：“别门缝里看人！”

他们家的园子里有口井，我一直很好奇，这次既然夸下海口，那就从“农家媳妇”学起——打井水。一大早，我拉着他给我做示范，手腕一动、一提，一桶水起来了。这么简单，能难得住我吗？我接过水桶，麻利地把水桶丢进井中。怕绳子脱手，把连着桶的麻绳在手腕上绕了两圈，但怎么动手腕，桶都不肯往下翻，这怎能装进水？相公在一旁嘲笑，原来要在桶离水面两三厘米的时候，手腕用力，一拎

作为书法爱好者，自当常临王羲之。《兰亭序》是其代表作之一，全文21个“之”字，体态各一，无有雷同，各显气象，体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精湛和多样性。近读《晋书》与《世说新语》，发现王右军还是一个爱操心的人。王羲之二十三岁入仕，始任秘书郎，继为长史、宁远将军、江州刺史、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。作为一个官员，他为上层建筑操的心不比那21个“之”字少。

东晋皇族司马氏在政治上威望不高，朝廷由世族把持。殷浩与桓温都是东晋的大臣，彼此不和。王羲之当时偏寓会稽，完全可以隐居以求其志，他却专门写信告诫殷浩，国家安定必然依赖内外和睦。得知殷浩准备北伐，王羲之极力劝阻。可殷浩不听，结果大败。殷浩再次北伐时，王羲之忍不住又写信：“政以道胜宽和为本，力争武功，作非所当，因循所长，以固大业，想识其由来也。”东晋傻皇帝真是命好，咋就遇上这种好臣子呢！

诗曰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，王谢，乃六朝望族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之合称。王羲之、谢安是其中的代表人

都市里的废弃井

都看不到，它们的眼睛还能比人更有穿透力？但也不好说。在狭小之地长时间打坐，冥思苦想，总能参透点什么，捎带着身体上也跟着基因突变，视觉、听觉、体感都不同于地面青蛙。另一种活物：一只小小的蜥蜴。皮肤苍褐。掀开井盖，它在井壁上慌张地爬来爬去，迷失了方向。此物可能从出生就一直在井中捉蚊子吃，不知世上还有其余。乍一见人，如人见鬼。自此心灵上留下伤痕，跟其他同类聊起来，同类既不感其伤，也没甚兴趣。蜥蜴注定要孤独后半生。

水面上飘着糖纸或者塑料袋。

偶尔一群蚊子在井边飞起。偏僻太久，会寂寞。一群静静的，簇成一团的蚊子，连翅膀摩擦空气这种本能都丢掉了（也许，它们的世界里原就没有这种本能，所以也无所谓丢失），并无嗡嗡声。

菜园里做个野孩子

一放，让水桶一头栽进水中。

打一桶水把我累得半死，相公却看得乐不可支，我不干了。宣布休假正式开始，并自我安慰一番：“好歹干过活了。”

吃过午饭，闲得发慌的我突然发现邻居家有棵枣子树，上面还挂着不少枣子。从小没偷过东西的我，决定做回野孩子——偷枣子去。但我的主意引来了抗议：“你爱吃枣子，跟邻居打声招呼，人家很乐意送你吃的。”我偏不肯，决定乘午后人少，潜入邻家园子。可当我绕过去时，发现邻居正在园子里洗衣服，相公得了机会，揭起我老底来：“她说要来偷你们家的枣子吃。”“哈哈，随便摘，喜欢吃多摘点去。”我不好意思地摘了三四个，回到自家园子，自己打井水洗大枣，味道真不错。傍晚，邻居又拿来一大把枣，但我总觉得偷来的枣子更好吃。为防我再动邻家枣子的脑筋，相公家决定，在园子里种一棵枣子树，免得我嘴馋手痒……

爱操心的王羲之

物。谢安曾参加兰亭雅集，平日常与王羲之诗酒唱和，切磋书法。据《书断》所述，谢安学写正、草书体曾求教于王右军。谢奕是谢安的哥哥，谢奕的女儿谢道韞是王羲之的儿媳，两家关系很好。担任豫州（今芜湖）刺史的谢奕去世，其弟谢万接任刺史。谢万曾作《八贤论》，也是才高八斗的人物。王羲之却不这么看，他认为谢万难以担此大任，便写信给权臣桓温说，如此任命是把人才用错地方。眼看既成事实，他竟直接写信给谢万：“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，则尽善矣。食不二味，居不重席，此复何有，而古人以为美谈。济否所由，实在积小以致高大，君其存之。”提醒谢万治理军队不是喝酒吟诗，千万不能将平时那套作为用在士兵身上，要与将士同甘共苦。后来，谢万带兵北伐，谁知手下不听指挥，造成溃败，险些让东晋灭国。谢万因此被贬为庶人。看来，士子之间有了最铁的关系才会直言不讳，赞歌绝非真爱。

谢安东山再起，后来当了宰相。

不知是否还有其他活物，比如说，蛇；比如，微小的病毒……

它们全部隐没于这些废弃的井中，过世外桃源的生活。上面闷上一个盖子。材质分别为木板、铁板、石板等，最易损坏的其实是铁板，有的已经锈穿，中间翘起的铁片随时刮破人手。木板被湿气越浸越重，滑溜溜，抬起时容易砸脚面。石板最沉，也最残酷，它一盖上去，里面的一些动物就死掉了。同时也许会衍生一些新的事物。生生死死总有轮回。

都市中一个静默的相对独立的世界，围绕着水井展开。远远望去，水井略似下水井。但这些井知道自己不是。下水井盖和地面平齐。它们要高出地面一块。一个是农耕社会的遗物，一个是都市生活的必备品。遗物有的迅速就消失，有的委曲蜿蜒，一直不肯走开。如果这些井有思想，可能还会骄傲于自己的出身。下水井用来藏污纳垢，怎么可以和它们相比。

第二天刚起床，我听说了园子遭窃的消息——柿子惨遭黑手，大概被偷了几十个。相公家的柿子是我的最爱。那棵柿树不高，但品种好，是托人从苏州运来的，每年都长很多果，虽小但很甜。柿子被偷那还了得，我急匆匆赶到柿树旁，一本正经要找蛛丝马迹，但唯一留下的痕迹就是成熟的红柿子没剩多少了，真气人！

“我难得多住几天，竟然跟我抢吃的。今天半夜，我要爬起来抓贼！”我大声宣布。结果这天，我又没学种菜，忙活着在几个房间蹿来蹿去，寻找可以观望柿树的有利地形，以备晚上躲在暗处抓贼。当晚，贼果然又来了，这下他更狠，把成熟的柿子偷了个一千二净，据说损失有七八十个！但被瞌睡虫缠住的我，错过了抓贼的大好时机。我真是后悔，如果不贪睡，好歹还能立一大功！

接下来的两天，我还是务了点正业，认识了我最爱吃的荠菜和马兰头，第一次从地里挑了这两种菜。搞了一次烧烤，除了鸡翅，还拿园子里的茄子当实验品，味道真不错。假期很快就过去了……

有一年，江东地区闹饥荒。王羲之就写信给谢安，要求减赋除役，并提出郡县首长考核制度。东晋清谈之风盛行。有一次，王羲之与谢安同登冶城（今南京），王羲之忧虑地说：夏禹为国事操劳，手脚都长满了老茧。周文王整天忙于政务，到晚上才吃饭。现在战事不断，许多人空谈荒废政务，浮华的文风妨碍国事，是不是要加以整顿啊。谢安却轻描淡写地说：秦用商鞅严刑峻法，仅两代就完蛋了，与清谈无关。哈哈，谢安可不是谢万，王羲之到底是艺术家，政治智慧抵不上谢安，这次操的心有点多余。谢安指挥的淝水之战，以东晋八万兵力打败前秦百万大军，只在笑谈之间。谢安告诉我们，政治就是少折腾，政治家的高明不在大喊大叫。王右军式的好人大可操心，但点到为止就行了。

王羲之有个故事广为流传：当年太尉郗鉴到王家找女婿，王羲之的兄弟们都认真准备，只有他靠在床上敞怀吃饭，好像什么事也没有。没想到郗鉴偏偏选上他——年轻的王右军是不大喜欢操心的。读罢史书，我还是喜欢无所谓之王羲之。

◇ 胡克欣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◇ 文史闲话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；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；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